

·傳統相聲集·

笑話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哭 笑 論

• 傳統相聲集 •

春風文艺出版社

1962年·沈陽



目 录

丟驢吃葯.....	1
白吃.....	12
怯剃头.....	32
文昭关.....	42
邪批三国.....	49
哭笑論.....	61
鈴鐺譜.....	71
繞口令.....	77

丟驢吃藥

甲：相聲是一門藝術。

乙：對。

甲：可是有的人管我們叫“生意”。

乙：我們根本不是生意。

甲：我們怎么能是生意呢！我們是真正的藝術。

乙：那你說有沒有生意？

甲：有哇。

乙：干什么的是生意？

甲：算卦的那才是真正的生意。

乙：算卦的是生意，怎么有时候也靈哪？

甲：那是蒙上的。你要不信，我給你舉個例子。

乙：你說說吧。

甲：有這麼一個算卦的，他久站北京天橋，在舊社會這家伙可了不得，都說他算卦靈。你就聽他這外號吧！

乙：外號叫什麼？

甲：這個人姓王，外號叫“王鉄嘴”，後來還有個外號叫“王半仙”。這個家伙，都說他有半仙之體！

乙：現在哪？

甲：現在快成半身不遂啦！

乙：怎么啦？

甲：没人信他那套啦。你说他由哪成的名哪？

乙：我不知道，你说说吧！

甲：他就由一卦成的名。有一天，有这么个人，到他那算卦去啦。

乙：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

甲：是个开药铺的。他的药铺离这卦摊不到一百步。这药铺掌柜的不信这套。这天早晨，他喝了点儿酒，到那就把卦盒操起来了：“嘿！认识我吗？”

乙：这是诚心樞气去了。

甲：这摆卦摊的有一样好，不管什么事不着急，能沉住气。抬头一看：“认得，你不是药铺掌柜的吗？”

乙：他怎么认识他？

甲：他常上他那抓药去，还不认识：“认识好办，给我算一卦行吗？”“我这卦谁都能算！”“灵吗？”“分谁算，要是你算哪，我要是算错一个字儿，你把我卦摊砸了！”

乙：这口气多大！

甲：“好！算灵了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；算不灵，明人不做暗事，要砸你的卦摊。”

乙：纯粹是樞气！

甲：“你摇吧！”这主拿起卦盒摇了六回。“你算吧！”他看了半天。“你问什么事儿？”“你呀，算算我这药铺今天卖多少钱？”

乙：这卦哪算得出来。

甲：要攔別人就栽了，他就由這兒出的名。

乙：他怎麼說的？

甲：“哈哈……小事兒，這點兒小事可以算。可以算是可以算，不過我要告訴你，幹什麼的有什麼規矩。我們算卦的規矩是不算絕卦。你這為絕卦。可是，我要是不給你算，你說我沒能耐；我要是給你算呢，又破壞了我們的規矩。這麼辦吧：我不給你算一天，給你算一個時辰。現在早晨不算，算今天午時，就是正午十二點。你櫃上有表沒有？”“啊！有，我們櫃上有一個鐘。”

“好！你就瞧你那座鐘，十二點准進去一個買藥的，買一塊錢的藥。他要是買九毛九的，你就摔卦盒；他要是買一塊零一分的，你就砸卦攤。他要是十一點五十九分進去，就算我栽跟頭；他要是十二點過一分進去，我倒出北京城！”“好！這可是你說的，十二點進去買藥的，算你卦靈；十二點要沒有人去買藥，我就砸你卦攤。多少錢？”“先不要錢，算靈了，給我送錢來！”

“好，再見！”

乙：這位藥鋪掌柜的幹麼去啦？

甲：回藥鋪啦。這個傢伙真聽話，到藥鋪打後屋把座鐘抱出來，往櫃台上一擱，兩眼瞅着這鐘。那意思是到十二點不進來買藥的，我就揍他去！

乙：那擺卦攤的哪？

甲：他還算他的卦，不一會兒，又來了一位。

乙：幹什麼的？

甲：是一個豆腐房掌柜的，到他那算卦去啦。到那兒把卦盒

拿起来，問了他一句：“你不叫王鉄嘴嗎？”“对，我叫王鉄嘴。”“好，我算一卦。”“搖吧！”六爻搖完了。“你問什么事啊？”“我丢了东西啦，你看能找着不？”“丢了什么？”“丢了个驢。”“丢了个驢？多咱丢的？”“昨天晚上。”“这个驢能找着。不过，你得吃服药。”“你說什么？我驢丢了，吃服药，这也挨不着啊！”“你甭管挨着挨不着，你既然找我算卦，你就得信服我。我这卦就这么算，你抓服药吃，吃完药，你不用找驢，今天晚上它自己就回来。今天晚上这驢要到不了你家，明早晨我陪你个驢！”

乙：这位能信嗎？

甲：“你說是真的嗎？”“真的可是真的，别的药鋪可不灵。”

乙：哪个药鋪？

甲：“你得上那个药鋪抓药去。”

乙：噢！那个药鋪。

甲：就把他支到那个药鋪去啦。“告訴你，什么时候去，今天的正午十二点。他柜上有鐘，瞅他那鐘去，大小針到一块那就是正午十二点，你就进去买药。买多少錢的，我告訴你，你买一块錢的药，你要买一块零一分的可不灵，你要买九毛九的也不灵。你要十二点过一分进去，那驢就过去啦，你要早一分鐘进去，那驢到不了你門口，記住了沒有？”“啊，記住啦。吃完药我那驢要回不来哪？”“明早晨你来，我陪你个驢！”“好！”

乙：这位上哪儿去啦？

甲：这位打腰里掏出一块錢，就圍那药鋪轉圈。

乙：他怎么不进去？

甲：进去早了驢回不来！

乙：这人真死心眼儿！

甲：在門口轉了半天，腿肚子都蹣直啦！隔着玻璃往里边一看，看着那大針还差三分鐘就十二点啦。里边那位，眼瞅着鐘，把眼睛都瞅花啦：“哼！快啦！”外边这位一看：“这可差不多啦！”

乙：这俩人可真有意思，跟这个鐘標勁！

甲：三分鐘还不快嗎，一、二、三，到啦。大針剛一到十二点，里边那个“唉！”那意思到点啦。外边那个一推門进来啦：“掌柜的！买一块錢的葯。”这葯鋪掌柜的納起悶儿来啦。

乙：他納什么悶儿？

甲：一看那鐘一分鐘也不錯，回头看看这人不認識。“干什么？”“买葯。”“治什么病啊？”

乙：这位治什么病？

甲：“沒病！”他什么病也沒有。“你看着办吧！”“看着办？”买葯还有看着办的？葯鋪掌柜的說：“治什么病的？”“我沒法說啊！”

乙：怎么沒法說哪？

甲：是沒法儿說，能說把驢丟了嗎？那也不象話呀！“唉！有病不避先生，說，治什么？”把这位挤的沒主意啦，臉也紅啦，脖子也粗啦：“我治驢！”

乙：治驢？

甲：葯鋪先生一听治驢，攔腦筋一琢磨：“噢！”

乙：这位明白啦？

甲：整个寻思錯啦！

乙：他寻思的是什么？

甲：大概他长花柳病啦！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可能他是抓大败毒，抹不开說。

乙：这哪儿和哪儿呀？

甲：“好啦！我明白啦！这服药得一块五！”“一块五不行，我要一块錢的。”“唉：买药沒有还价的！大概你沒带那些錢吧！那你先抓半服，給七毛五！”“七毛五干么？我就要一块錢的！”真有这死心眼儿的，行啦，我真佩服这算卦的。“拿錢吧！”把一块錢接过来，把这药就給抓啦。我可不知道在座的哪位是药鋪先生，大败毒里有五毒。

乙：哪五毒？

甲：长虫、蜈蚣、蛤蟆、蝎子、蚰蜒。有五毒还不算，里边还有一味最厉害的药。

乙：什么药？

甲：砒硝！这砒硝是泻肚的。

乙：那个打肚子可快啦！

甲：这东西要吃多了能跑三天。你猜这服药里有多少砒硝？

乙：那能有多少。

甲：四錢五！

乙：嚯，可不少。

甲：可够这老头子嗆！包了这么一大包子，“拿去吧！”这

位接过药包回去啦，到家一进门：“老婆子！”（女人声回答）“做什么？”“熬药去！”“你治么呀？”“治驢！”“怎么治驢呀？”“别说啦，我今天上王铁嘴那儿算卦去啦，王铁嘴说啦：‘你要打算找着这个驢，得吃服药。’我要把这服药吃了，我这驢今天晚上自个儿就回来。去，快给我熬药去！”这老婆子不敢不去熬哇！

乙：怎么办呢？

甲：知道老头子脾气不好，不熬又得跟老头子打架。熬去吧！到厨房打开一看，把老婆子吓了一跳。

乙：怎么吓一跳？

甲：别的她不认识，那长虫她还不认识吗？一看又是蜈蚣，又是蝎子，老婆子一看，这什么药啊？我要都给熬了，这老头子非折腾死不可。这老婆子心眼儿也快！

乙：怎么快？

甲：她把这五毒都偷出来啦，找张纸，包了一包装兜里啦。她那意思是这草药不怕，吃多少也没关系，可是那砒霜她没挑出来，那玩艺她也不认识。把砒霜给熬里啦！这下可热闹啦，这么大一碗浆浆糊糊的，老婆子端过去：“吃吧。”老头一捏鼻子“咚咚咚！……”一大碗都喝下去啦。漱漱口，坐炕上等着去啦。

乙：等什么？

甲：等着驢。你可别说，天刚一黑还真来啦。

乙：驢来啦？

甲：屎来啦。老头子那肚子叫这砒霜给打开啦。老头子坐那儿都这个相啦！

乙：怎么个相？

甲：“哎呀！我的娘啊！老婆子，拿手紙来，我得拉呀！”
他住这地方也不怎样！

乙：什么地方？

甲：他住一条死胡同，这条胡同就八个門，可都独門独院，
他在这面第二个門住，这八个院就一个茅楼。

乙：这茅楼在哪儿？

甲：在胡同外边。他要开開門到外边去，就拉褲子里啦。

乙：那他怎么办哪？

甲：“老婆子！拿手紙去，我在門口拉吧！明儿早晨再撮
了！”开開門蹲到門口，哧——一泡：剛要进来，不
行！又来啦，哧——又一泡，沒两个鐘头……

乙：拉儿泡？

甲：六十八泡。

乙：老头子受的了嗎？

甲：把这老头子可拉坏啦。拉的都起不来啦。蹲在門口都这
个相啦：“老婆子！你睡去吧，看这意思我一宿完不了
啊！”这老头可拉的够噲。你說这驢丢了沒有？

乙：这驢丢啦。

甲：沒丢！

乙：沒丢这驢哪儿去啦？

甲：这驢头天晚上溜繩跑啦。

乙：跑哪儿去啦？

甲：跑他們斜对門那院去啦。对門那院里住一家坏人。

乙：怎么个坏人？

甲：两口子都抽白面儿。一瞧进来个驢，这爷們就把門插上啦，跟娘們商量：“嘿！娘們，这驢我認識，是斜对門豆腐房的。他不找咱裝不知道，白天咱一天別出去，天黑了，他再不找，我就把这驢拉‘湯鍋’去，能卖二十多块，够咱俩抽半个月的。你先喂喂它！”娘們說：“沒草呀！”“你拆个枕头！”

乙：这主意可真不錯！拿枕头喂驢。

甲：拆个枕头把驢喂啦，好容易盼天也黑啦，这两口子癮的也够呛啦，爷們对娘們說：“去門口听听有人沒有！没人就往外拉驢。”这娘們的耳朵剛往門上一貼，就听对面老头罵街……

乙：罵什么？

甲：“拉！王八蛋！我看你怎么拉！明天早晨我非告你去不可，你把我可害苦啦，拉吧，我看你怎么拉！……”对过这娘們一听，“完啦，拉不出去啦，这老头堵門口罵街哪！”回来說了句話差点把爷們沒吓死。

乙：怎么哪？

甲：賊人胆虛呀！“行啦，你別想好事儿啦，你等着打官司吧！”“怎么？”“人家老头堵門口罵街哪！人家說啦，看咱們怎么拉，明儿一早要告咱們去，你說怎么办吧？”爷們說：“那怎么办哪？”打发娘們：“你再听听去！”就这第二回可乐，这娘們的耳朵剛往門上一貼，你猜这老头說什么？

乙：說什么？

甲：“哼！又来啦，好哇！我看你怎么拉！明儿早晨我非告

你去不可！拉吧，我讓你拉一宿……不拉啦？不拉啦我先进去，多咱拉我多咱出來。”你說這幾句話說的多恰當！

乙：這老头是罵那偷驢的嗎？

甲：他哪是罵偷驢的！

乙：他罵誰哪？

甲：他是罵那算卦的。他說話都是跟自己肚子說哪，“拉！看你怎么拉！”那意思是兩個多鐘頭，拉六十多泡還拉哪。“明天早晨我就去告你去！”

乙：告偷驢的？

甲：不，告那算卦的去。那意思是我驢丟啦，叫我吃葯，把我折騰這樣。“我讓你拉一宿！”他是跟自己肚子說，“讓你拉一宿！”“不拉啦？”這陣兒肚子不疼啦。

“不拉啦我先进去，多咱拉我多咱出來。”他是說多咱拉屎多咱出來。對過娘們听完啦，趕緊回去跟爺們說：

“哎！這老头他不樂意打官司，給咱個台階，他說咱不拉啦，他先进去！咱們多咱拉人家多咱出來！”這爺們說：“把驢給他尋出去吧！”這娘們說：“它白吃咱們一個枕头！驢沒到手，枕头沒一個，怎么的咱別賠本兒啊。”這娘們真厲害！

乙：怎么厲害？

甲：這娘們看這驢戴個籠頭，一把把那驢的籠頭“碼”下來啦，她那意思是賣了籠頭够枕头錢，別賠本兒。一開門，“當！”一脚把這驢給踢出去啦，這驢蹣跚蹣跚回家啦。

乙：这驢还認槽！

甲：这驢到槽子那儿吃草去啦，老头坐炕上正罵街哪：“王八蛋！我驢丢了叫我吃葯！我葯吃完了，我这驢……”他拿耳朵听驢槽子那儿有动静：“老婆子，有門儿啦，我去看看。”开开門一看，老头蹦着就出来啦：“哎！驢回来啦！我說王鉄嘴这卦灵嘛，一服葯就回来啦。驢是回来啦，我差点儿沒拉死！”过来摸撒这驢：“驢呀！驢呀！你哪儿去啦？你可把我想死啦！要沒王鉄嘴这服葯你回不来啦。”摸来摸去，摸到驢脑袋那儿啦：“老婆子！驢是回来啦，怎么籠头沒回来哪？”老婆子多說一句話。

乙：說什么？

甲：“行啦，那籠头不回来就不回来吧，吃半服葯换来一整条驢也算够賬啦！我要把葯都攔里你还不得拉死呀！”老头一听急啦，上去給老婆一杵子。“王八蛋！为什么不攔里？你要都攔里那籠头不也回来啦嗎！”

乙：你別挨罵啦！

白 吃

乙：我們說一段相声。拿这相声來說吧，是什么都得研究。

甲：对啦，什么都得研究。

乙：什么都得知道。

甲：您就不用拿别的說，就連这个社会人情都得知道。

乙：噢！还得知道社会人情哪？

甲：当然啦！

乙：这有什么关系哪？

甲：过去呀，一般人都說：“交朋友得掌住了眼睛！”

乙：为什么呢？

甲：好辨别哪路人儿可交，哪路人儿不可交哇！

乙：这还能分得出来嗎？

甲：你看看。

乙：我認为什么人都可交。

甲：沒有的話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有这么几种人不可交。

乙：你說說都是干么的？

甲：干么的不能說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我就說有这么一种人。

乙：啊？哪种人呢？

甲：坐电车往里挤，这种人交不得！

乙：我反对这句话，坐电车往里挤的人不可交；要照你这么一說，电车里边都沒人啦！都堵着門儿站着，出了危險誰負責啊？

甲：啊！有你这么一說。

乙：啊！还是的！

甲：可这往里挤跟往里挤的情形不一样。

乙：怎么不一样？

甲：比方說，有四位一块儿玩去。大哥：“喂！兄弟有事吧？”

乙：“沒有哇！”

甲：“走哇！”

乙：“哪儿去？”

甲：“走，咱城里一块儿玩儿去。”

乙：“走吧！”

甲：“坐电车吧？”

乙：“好。”

甲：“来！你們都站在我后边。”

乙：干么都站在他后边？

甲：他站在头里。四个人坐电车，站在头里这位准不买票。

乙：我不信。

甲：嗨，你不信，你琢磨这个道理呀！

乙：怎么琢磨呀？